

海天出版社

学习广场



中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经典指导读本
中学教师教授外国文学的必备资料
自学者自学外国文学的案头读物
文化及文学爱好者的精品食粮

俄苏与东欧卷

执着的求索

世界文学助读系列

伍厚凯 徐新建 主 编

海天出版社

中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经典辅导读本

中学教师教授外国文学的必备资料

自学者自学外国文学的案头读物

文化及文学爱好者的精品食粮

执着的求索

世界文学助读系列

俄 苏 与 东 欧 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执着的求索 (俄苏与东欧卷) / 伍厚凯 徐新建主编.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1. 9

(学习广场·世界文学助读系列)

ISBN 7 - 80654 - 450 - X

I. 执... II. ①伍... ②徐... III. ①文学研究—俄罗斯 ②文学研究—东欧 IV. I510.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4284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 htp. com](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 张小娟 周鸣琦 封面设计: 李 萌

责任技编: 陈 炯 责任校对: 黄海燕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深圳市宣发印刷厂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40 千 印数: 1 - 6000 册

定价: 17.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人类是地球上惟一会写作的生命。

各个不同的民族文学组成了地球上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它们像竞相盛开的花朵一样,把我们的精神世界装点得美丽而深沉。

虽然世界各国的文学还存在着语言和文字方面的障碍,但却不能阻碍我们通过翻译和吸收进行交流。因此,我们赞同将整个人类文化视为多元互补的有机系统。每个民族都从这个系统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这种过程渗透在世界文学的各个层面,包括诗歌、散文,当然还有小说和戏剧。

迄今为止的世界文学和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动地发展开来,而各民族、各地区的独特形态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背景,显示出自己的风采,同时更在相互不断的交流中获取来自异邦的灵感源泉。

本套丛书推出的目的就是要展示这个文学世界中存在的无比广阔性和多元风采。

本册引导读者走进俄苏与东欧诸国的文学世界,领略风雷激荡的俄罗斯壮观的文学风景,聆听裴多菲的剑与火焰的歌唱,分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里奇(1961年)和米沃什(1980年)的艺术世



界,并体会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对现代女性和当代生活的深刻体察……

让我们打开门,走进去,漫步于这长长的文学画廊吧。

目 录

1 前 言

第一部分 救赎与革命——俄罗斯苏联文学图景

2 引 言

6 俄罗斯现代文学的诞生

7 被刺痛的俄罗斯大熊

11 普希金的忧郁

21 莱蒙托夫的流浪与追逐

31 从贵族的动摇到平民的偏执

32 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文学

37 果戈理的讽刺与幽默艺术

48 屠格涅夫的小说链

61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自由梦想

70 十九世纪中叶世界文学的巅峰

71 太阳升起在苦海上

74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刻画
88	列夫·托尔斯泰的博爱灵魂
100	契诃夫的幽默与温情
110	女神之爱与弥赛亚
111	白银时代与世界末日的俄罗斯幻想
119	从“美妇人”到“基督”——勃洛克
126	意识流文学的俄国始祖——别雷
134	红色革命的旗与灯
135	革命文学向左转
139	苏联文学的旗帜——高尔基
150	革命的鼓手——马雅可夫斯基
160	百炼成钢——苏联英雄群像
173	肖洛霍夫与“人的魅力”
184	解冻以后
185	解冻的文学河流
192	闲云野鹤的吟唱——帕斯捷尔纳克与《日瓦戈医生》
202	地下俄国的精神领袖——索尔仁尼琴

第二部分 红色火焰的边缘——东欧文学图景

216	引 言
224	大地的回声——密茨凯维奇
232	烈火中的诗与剑——裴多菲
241	谁走过那座桥——安德里奇
248	天籁与喧哗——米沃什
256	从边界上回望——米兰·昆德拉



第一部分

救赎与革命

——俄罗斯苏联文学图景

引言

黑土、森林、白雪、红旗……意象派的画家如果愿意，便可以此为基元，勾画出一幅大写意的近现代俄罗斯来。

这块广袤的土地，没有海风、阳光，沙滩的明朗，没有麦色皮肤的浪漫，令人惊奇的，是她那漫山遍野、铺天盖地的冰雪。那漫长的寒冷的冬季，让俄罗斯的男人异样地笨重坚实，异样地贪恋伏特加的豪情；也让它的女人们拥有着其他民族女性所罕见的宽厚、仁慈和坚强。然而，这冰雪却冻坏了那个天才而又傲慢的科西嘉小巨人，1812年，拿破仑征服野蛮人、重建文明帝国的伟大梦想，正是被俄罗斯大地上突然而至的暴风雪冻僵的。一个世纪之后，斗胆入侵苏联的德国纳粹军队，再次被地冻天寒所围困，希特勒似乎是忘了拿破仑的教训，当然，也许这个更加傲慢、更加目中无人的日尔曼矮子根本不相信几片雪花就能阻碍自己所向披靡的闪电战。冰雪教训了他们，教训了那些胆敢冒犯俄罗斯森林大地的战争狂人，也让整个世界深深地记住了俄罗斯的漫天风雪。

给了入侵者厚葬的风雪却也是俄罗斯精神的母体环境，它是十二月党人作家遭受流刑的处所，也是在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保尔·柯察金和他的同志们锻炼成“钢铁战士”的战场和冶炼所。著名的“日瓦戈医生”也在乱世中躲进冰封的森林木屋，和他心爱的女人一起小心地点起了温暖的炉火。冰雪之于俄罗斯，是炼狱，也是摇篮和庇护



所。所以，阻挡住拿破仑和希特勒的不仅仅是冰雪，还有冰雪孕育的俄罗斯的精神和灵魂。

这绝对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在东方的西边和西方的东边，俄罗斯文化奇特地孕育并发展起来。很难说这就是一个文化的夹缝，俄罗斯土地在地理上的形态一致和无边无垠的广袤足以使俄罗斯本身就成为一个世界。然而，这又是一个长时间笼罩在冰雪下的世界，寒冷和坚硬毕竟延迟了其文明的发育。当公元九世纪前后近代俄罗斯的雏形刚刚有了模样的时候，东亚文明的中国已经是唐朝盛世，西方基督教世界也已完成了它的近代化转型，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而此时的俄罗斯自身却仍停留在原始的奴隶制社会和以自然神崇拜为核心的多神信仰的蒙昧阶段。

公元988年，基辅罗斯的国王受基督教影响，带领自己的王公大臣和全体子民，一起接受教廷的洗礼，正式奉东正教为国教，从而结束了漫长的多神崇拜时期，并一举结束了罗斯各部落间的纷争，在文化上进入基督教欧洲世界。但这种官方文化的强制性倒向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将拥有广大亚洲疆域的俄罗斯彻底西化，相反，它加剧了俄罗斯文化的两面性。在罗斯受洗改宗的大幕下，俄罗斯本土的女神崇拜、自然神崇拜并没有完全地退隐，而是顺势披上了基督教的外衣，堂而皇之地又端坐在新的东正教的教堂。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精神复杂地扭结在了一起。近代俄罗斯文明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既有传统又有外来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这个世界文明的迟到者，这个在文明进程的中途突然醒来的庞然大物，受了天启似的倒认为自己有一种特别的责任——在东西方文明的交叉路口，替全世界辨别文明的真谛，为自己也为全人类寻找实现人间天国的路径乃至天梯。

然而，这种寻找却不是一种事后的经验总结，而是带着人在十字路口时常有的紧张和焦虑。落后就要挨打，俄罗斯在成为庞大帝国之前也经常遭遇外来民族文化的入侵和杀戮，它对理想途径的寻找也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进行的。

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征服了亚洲乃至欧洲的大片土

地，也征服了刚从蒙昧中醒来的俄罗斯。在蒙古金帐汗国的统治下，俄罗斯中断了和欧洲诸国的文化并进，无可奈何地放慢了文化进化的步伐。灾难中的俄罗斯呼唤着英雄、神灵，呼唤着救世主，大量的民间文学也涌现出来，歌颂吟咏着率众抵侮的部族首领。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伊戈尔远征记》。这部由侍卫阶层创作的英雄史诗，歌唱叙述了伊戈尔为首的一批王公对入侵的南部游牧部落一次英勇但并未成功的远征。和一切史诗一样，作者歌颂了英雄，但这部俄罗斯英雄史诗还有它的特别之处，这是一部英雄落败的史诗，作者在歌颂英雄之外，还特别揭示了俄罗斯战败蒙难的原因——大敌当前王公间的纷争和个人主义。作者热切地呼吁王公们停止内讧，团结起来，为原野设岗，捍卫罗斯国家的尊严。

十八世纪初，被恩格斯称为“真正的天才”的彼得大帝，以其坚强的个性和超前的见识坚决地领导了俄罗斯的再次欧化运动，向欧洲文明重新看齐。更靠近欧洲中心的彼得堡成为新的首府和中心城市，贵族们被强制性地派到西方国家学习更先进的技术，现代教育得到政策性的鼓励，教会的权力被削弱了。此时的欧洲正到处燃烧着启蒙思想的火焰，彼得大帝的西化政策无疑使更多的理性主义的东西渐渐注入为东方神秘主义久久浸染的文明肌体。

在彼得之后，尽管有保守势力的间歇性复辟和倒退，俄罗斯文化的近代化潮流已经是不可逆转了。资本主义方式的工场、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搅动冲击着死水一潭的封建农奴制。对外作战的接连胜利，使俄罗斯民族精神高涨起来，短时间进入欧洲强国行列的俄罗斯又燃起了充当“第三罗马帝国”的梦想。长期以来，俄罗斯的教会知识阶层一直认为，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已经不能再胜任基督教中心的角色，现在和将来，莫斯科才是基督教的中心，而且也只有莫斯科的俄罗斯东正教才能实现对陷入深重灾难中的全世界的救赎。现在，这种源自教会阶层的思想又传给了更广大的俄罗斯知识阶层。

但这个内心狂妄的俄罗斯此时并没有完全摆脱它东方式的蒙昧，广袤的土地上是生息了一代又一代的农奴，贵族们更是早就习惯

了这种被供养的优越。俄罗斯的知识精英们在习得了西方的先进经验,接受了启蒙主义的理想后,又在本国的土地上忧郁起来。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关于女皇叶卡捷琳娜的,她自认为是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大师狄德罗和伏尔泰的学生,也确实把他们关于自由的思想铭记在心,然而当她从1264个地区中召集了545名代表征询他们关于解放农奴的意见时,却发现这些代表竟无一例外地希望领有农奴并靠农奴的劳动来生活。很难说叶卡捷琳娜当时的心情,历史的结果是她最后又回到了对专制统治和农奴制的坚决卫护,开始迷恋开明君主制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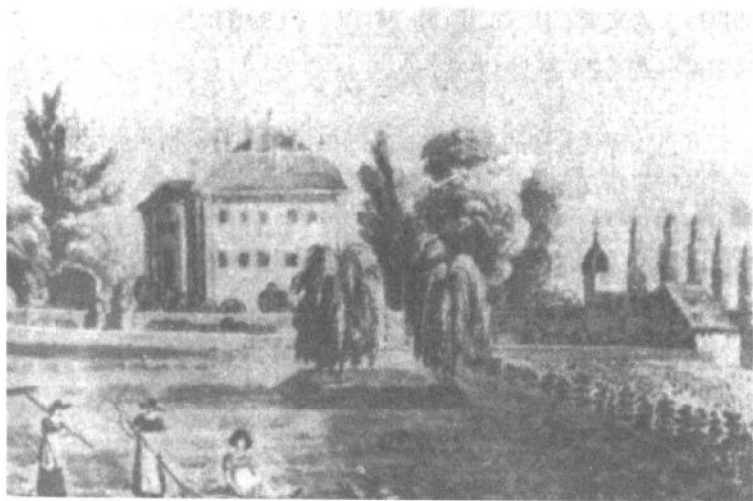
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化是相当尴尬的,为首的统治者摇摆不定,知识分子们也犹豫彷徨,文化的发展似乎突然停顿了。贵族知识阶层和欧洲的交往日益频繁深入,俄罗斯的现状又使他们不能有什么作为、改变。叶卡捷琳娜依然喜欢知识分子的高谈阔论,她甚至还格外喜欢文学艺术,风雅的女皇于是便招罗了一帮风雅的文人到她的宫廷任职,供她闲暇时的精神娱乐。这帮文人中有卡拉姆津、克雷洛夫,也有鼎鼎大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1783-1852)。此时,浪漫主义的激情正随着法国革命的大火,在英、法、德等国风起云涌,而以茹科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浪漫诗人却在吟咏宿命,歌唱死亡,一派萎靡孱弱气象。也许,这种忧郁和颓废的感伤风格正是其时俄罗斯文化品质的曲折反映。

在进入现代社会的大门前,体态庞大臃肿的俄罗斯犹豫起来。但此时的俄罗斯文化已经遭遇了她自身的根本问题——面对苦难的思索与文明十字路口的选择,并初步形成了她自身的精神气质——沉重与坚韧。这些东西贯穿了俄罗斯整个现代社会文化的历史。

但此时,她在犹豫,在忧郁,在犹豫与忧郁中等待着一次更强有力的冲击,等待着一次文化的爆发。

被刺痛的俄罗斯大熊
普希金的忧郁
莱蒙托夫的流浪与追逐

俄罗斯现代文学 的诞生



被刺痛的俄罗斯大熊

每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有缓慢的积累和突发的激变。

对于俄罗斯的近代史来说,1812年拿破仑的入侵,与其说是一场侵略,不如说是一个惊雷。彼得的锐意改革、叶卡捷琳娜的韬略,无疑都刺激了这个北方高纬度国家的神经,促进了近代俄罗斯民族的苏醒。但严寒和冰封似乎使这头北方森林里的大熊习惯了长长的冬眠,懒得有什么动作。直到法国人的枪刺破了它厚厚的毛皮,浓重的硝烟弥漫在森林的枝桠间,俄罗斯才真正因刺痛而咆哮起来。

当冰雪掩埋了拿破仑的好梦,法兰西帝国的战士们开始瑟瑟发抖的时候,俄罗斯人山呼海啸,从坚冷的掩体后铺天盖地冲杀了过来。他们甚至一路追出了边界,冲到了欧洲文明的腹地。自以为是的俄国人好心地恢复了东欧各国刚刚被革命摧毁的帝制,得意洋洋回到了家乡。叶卡捷琳娜是坚信开明君主制的,亚历山大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帝位,他们殚精竭虑,思谋着强国的种种措施和办法,但却决不允许有人非议否定帝制本身。他们有他们的苦衷,不同于东方帝国的皇帝,也和西方诸国的君主有别。彼得大帝之后,俄罗斯的沙皇们似乎有了一种特别的痛苦,他们自信高傲甚至狂妄,但却在东西方之间摇摆不定。他们自以为是明君,为着民众的幸福,他们甚至像社会思想家一样,艰难地辨认着民族国家前进的道路,但阶级的局限又让他们不时回顾肩上的脑袋,小心提防着来自民间的洪水猛兽。

俄国战胜了法兰西，战败的法兰西有着先进的民主的立宪制度，而战胜的俄罗斯却依然处于野蛮落后的封建农奴制。

远征巴黎的俄罗斯将士们可不是瞎子，虽然他们早就从书本上窥见过法兰西的容光，但真正体验了巴黎之后，俄法间的巨大反差还是让他们大吃了一惊。

“我们解放欧洲，难道是为了把枷锁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吗？我们给了他们法兰西式的宪法，难道是要我们自己反而无权谈论立宪吗？我们去争取在诸民主间的优越地位，难道是要我们在国内反而受委屈吗？”

惊呼、不满、牢骚，此起彼伏，在俄罗斯响了起来。

牢骚的发出者，是一些中小贵族和年轻的军官，他们受过良好教育，这次又随军抗击法国的入侵并远征欧洲，回来后还普遍受了奖赏。这帮叶卡捷琳娜教育改革的受惠者，在很多方面都渐渐发现了自己高于大贵族的地方，他们的欧洲知识素养越发使其滋生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骄傲。大敌当前，他们挺身而出，英勇杀敌，拯救祖国于水火，抗击法国的胜利使他们的民族自豪感陡然高涨，然而，他们并非简单的粗鲁的武夫，他们没有因为战胜了法国而鄙视法兰西自由思想和革命理想的价值，他们深深知道，巴黎而非彼得堡才是欧洲文明真正伟大的中心。也许，巴黎的生活在他们的经验中是短暂的，但从未有过的自由的空气却使他们再也无法忘记。战争胜利后的彼得堡，竟是如此的沉闷。亚历山大皇帝在解决了法国人惹下的麻烦后，把目光转向了德意志，一个又一个日尔曼佬被延请到宫廷，成为新宠、座上宾。他发现自己与奥匈帝国的伙伴有着更多的话题，有着更多相同的志趣。

军功赫赫的贵族明显感到了来自宫廷的冷落，普遍的不满开始酝酿成愤怒的烈火：战争中田产被毁的贵族们开始诅咒农奴制；直接参加了抗法战争的农民和市民阶层在战争后依然斗志昂扬，大大小小的暴动叛乱在俄罗斯大地上燃烧起阵阵狼烟；从巴黎带回来的卢梭、亚当·斯密、边沁、孟德斯鸠等自由思想家们的著作，在社会的中



上层广泛地流传着。沙皇亚历山大觉察到了这股越来越浩大的潜流，这位在前进与保守之间左右摇摆的帝王终于断然终止了在宫廷内建立反对派的步骤，反过来开始了对挑战者的清洗。

热爱自由的人们，眼中燃烧着巴黎的火种，悄悄地抱成了团儿。诗歌会、经济沙龙等等民间组织成了他们频繁聚会的场所。悄悄地进门之后，便是大声的议论和慷慨的咆哮。西欧的种种思想、种种主义，从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到浪漫派诗歌，都被他们热烈地讨论过了，而俄罗斯农奴制的种种弊端和不人道，沙皇暴政的恶毒，也被他们用口舌批驳得体无完肤。然而，秘密结社图谋大事的贵族青年军官们似乎还对沙皇抱着幻想，他们热烈地谈论着种种问题和解决的种种办法，甚至抱定了为革命而献身的信念，却迟迟没有行动。直到亚历山大驾崩，新皇尼古拉尚未登基的政治间隙，即公元1825年12月14日，这帮军官才召集了一些兵士在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上鸣枪示威，高呼“立宪万岁”。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秘密结社的近卫军军官们，也就是史称的“十二月党人”。

无疑，这次起义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但十二月党人却委实浪漫了些。

在谈到十二月党人时，高尔基说：“他们的主义，乃是生长在浪漫主义的土壤上，而经席勒和拜伦培植起来的追求自由的诗情梦想。它完全脱离实践经验，而仅仅靠从知识不同、经验不同、经济不同的国家捡拾得来的贫弱可怜的理论知识得以滋养的诗情梦想。”“他们盲从着不甚了解的外国经验，飘飘然跑在自己祖国历史的前头，于是乎——惨败了！”

十二月党人中有相当多的是诗人，如雷列耶夫就被称作是十二月党人中的拜伦，这也证实了十二月党的浪漫。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年轻的军官们一直是姑娘们热情追逐的对象，也和这种浪漫的传说有关。如《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丽嘉在诗人连斯基死后就嫁给了一个刚结识不久的骑兵尉官。

不过，这次由十二月党人带动的浪漫已和茹科夫斯基的忧伤的



浪漫主义大不相同，它和着时代前进的节拍，已经感染上了一股昂扬奋进、舍我其谁的豪迈。这种浪漫的气质，来自战争的胜利，更来自欧洲革命的影响，乌托邦式的理想与天马行空的个人自由主义也轻易地将年轻的近卫军军官的青春血液点燃。他们的浪漫，是一种感染得来的革命的诗情，是被激活的俄罗斯精神，是追求进步的强烈冲动。

浪漫的十二月党人甚至是幼稚的。这些歌颂匕首、歌颂短剑的暴徒实际上都是十分温柔而诚实的年轻人。他们没有严格的纪律，也没有明确的计划或者革命纲领。他们随便地报名参加秘密会社，随便地发表对时政的议论。当起义失败后，他们毫不在意地坦白，无所顾忌地彼此告发，好意地一个陷另一个于牢狱，然后一同光荣地坚决地勇敢地就义，或者被流放到遥远的边地。

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模仿着一首激越的浪漫诗篇。

他们幻想着废除农奴制，建立君主立宪，但他们自身却是靠农奴劳动过活的，他们渴望着民主，却又领着沙皇政府赏赐的年俸。太多的矛盾纠结在他们身上，这群想要飞翔的精灵，有着轻盈华美的梦想，但却也有着最沉重的肉身。

血冷之后，社会的种种腐朽依旧。这才让他们忧郁起来，让他们从天上掉到地下，重重地摔在俄罗斯坚硬冰冷的土地上。从法国带回的进步书籍还在书架上，仿写的抒情诗还摊在案头，他们还高谈自由和理想，流放地的才子甚至还在诅咒着沙皇的暴虐，但却有一种忧伤和无奈落在了他们的心底，拂拭不去。

但无论如何，十二月党人起义还是激起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高涨，而这种精神的高涨正是俄罗斯现代文学突然崛起的内在动力。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俄罗斯诗歌黄金时代的两位天才诗人，就此横空出世了。